橘子的味道

甫跃辉

去黄岩之前,我其实对黄岩可以说是毫无概念的。但家里人听说我要去黄岩,脱口而出,是要去吃蜜橘啊?

说到橘子,肯定是无数人从小见惯的朴素的水果,就像苹果、香蕉、梨一样。对我来说亦如此。小时候,家里后院有好多棵果树,最繁盛时候,有两棵枇杷树,两棵石榴树,一棵番石榴,还有一棵桃树。没有橘子树——说来奇怪,我小时候似乎没见过橘子树。但橘子是经常吃到的。

那时候,到了赶街的日子——离家近的有两处集市,五天里各有一天是"街子天"——爸妈从集市上回来,除了买回必需的新鲜猪肉啊、锅碗瓢盆之类的正主儿,还会顺带买些零食。我和弟弟听到阿爸的单车链条声出现在家门口——按理说,所有单车链条声都差不多,但我们那时候就是一下子能分辨出——单车后座边上挂着背篓或系着口袋,装着一大堆货物,我们跑上去,从中翻找属于我们的东西。一个橘子滚出来了,再翻,发现不止一个,而是一方便袋。我们将整整一方便袋橘子拎出来,解开袋子,搁在太阳底下。太阳亮晃晃照着,每一个橘子,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鲜亮光泽,寂静又生动,饱含着人世美好的甜。

吃完橘子,橘皮一时半会儿是舍不得扔的。总要留着,留着能有什么用呢?对我们来说,实在也没多大用处,只是做了一时的玩物罢了——我们喜欢将橘皮对折了,表皮朝外,猛地挤一下。喷射出来的汁液,有一股特别的混杂着清香的刺激气味。如果是在冬夜,就着火塘吃橘子,有时忍不住要将橘瓣烤一烤,烤出一股怪味儿;更忍不住要将橘皮对准了火光,猛地一挤,火光突地一跳,稍待,便有一股暖热的烤糊了水果的气息弥散开。

橘皮真正派上用场,是在奶奶那儿。奶奶将橘皮收拢来,摊开在竹编的簸箕里,搁在太阳底下晒。不消几天,橘皮失去了几乎全部水分,蜷缩硬翘,色泽也变得暗淡。我总记得,奶奶蹲在大院子里,两只橘皮样苍老的手翻动着这些橘皮,哗啦哗啦,像是在检阅她的宝贝——这些橘皮,奶奶是要用来泡药酒的。至于有没有真泡成药酒,如今我却想不起来了,更不必说,那药酒的滋味,我自然是从未尝过——我不由得设想了一下,会在酒的苦和辣里,添进一丝甜的吧?

直到生命的最后年月,奶奶仍然珍惜着橘皮。我回家时,好多次拿了橘子去到她跟前,剥了橘子递给她,她下意识地撕掉一些橘瓣上的白丝,再将橘瓣塞进她只剩下二三颗牙的嘴里,干瘪的嘴如老牛反刍般运动着,靠牙床将橘瓣里的汁液挤压出来。这时候,她仍不忘叮嘱我,将橘皮给她。我将橘皮递给她,她便将橘皮攥在手里,一只手攥不住了,就用两只手,像是攥着她一生的宝贝。

——奶奶珍惜的又何止橘皮?其他的粮食和作物,她也一样这般珍惜。比如,每次我递给她切好的西瓜,她总是要啃尽全部的红色果肉才肯撒手。不舍得近乎现出"贪婪"的模样,任凭我说多少次家里橘子很多,她也不听。奶奶不会知道,如今这些东西,已经没我小时候那么珍贵了,很多时候,吃一个橘子,不再是一种难得的享受,也不再有小时候那般滋味。

奶奶也不会知道,家里新房三楼顶上就种着十多棵橘子树。种在木板搭的框里,矮矮的,每年都能结很多果子。这些橘子,不像我们小时候后院树上那些果子,成天被我们惦念着。这些橘子被人遗忘了似的,能一直留着,留到从青绿变作橘黄,从酸涩变作甘甜,留到过年,等我和弟弟回去摘。

刚刚过去这一年,我和弟弟都没回家。新房三楼顶上的橘子一定留得更久了。而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九月,奶奶过世了,那些她珍惜过的东西,仍然留在这人世间,注定还会留很久很久。只是,它们似乎有些不一样了。

想起2019年底写的一首小诗,题目叫作"桔子与桃子"("桔"是"橘"的俗字,这首诗只有用这个俗字才能够成立)。且抄录于此:

"初冬应该吃什么水果?吃什么/都是把自然的一部分/据为己有。树木从大地里郁勃生长/光和雨露,风和冰雪/来过又走了。而柔软的花朵从坚硬的/枝干吐露。这些悄无声息的语言/是怎样摇动我们的内心?/脆弱而芬芳,缤纷而单纯/果实诞生于此,恒久诞生于易逝/这自然的一部分,途经怎样的风景/来到灯下,来到我们面前/静物,脱胎于人类长久的凝视/作为静物的果实,脱胎于自然长久的孕育/吃一个桔子,再吃一个桃子吧/在这初冬,无论"吉兆"与否/我们由此长成自然的一部分/孕育于黑暗的身体/诞生出光明的思想"。

初冬已过,如今是春天了。不知黄岩蜜橘林里,橘树们开花了没有?想必一年一年不断开花结果的黄岩蜜橘,定会碰到一年一年不断出生成长的孩子们,将古老而新鲜的滋味,潜入他们的味蕾,刻进他们的岁月,在未来成为独属于他们的、有关食物的恒久记忆。

抱紧我

刘伟馨

法国影片《抱紧我》改编自克劳丁·加利亚的戏剧《我自远方来》。导演马修·阿马立克,他主要是演员,在许多电影中扮演角色,比如《潜水钟与蝴蝶》和《穿裘皮的维纳斯》等,也执导过《巡演》《蓝色房间》和《芭芭拉》等电影。他以新片《抱紧我》又一次完成了自我挑战。

电影一开始,女主克莱丝在一个早晨,扔下熟睡的丈夫和两个儿女,在桌上留了一张清单,出走了。她开着车,行驶在公路上,背景是山。在加油站的小超市里,一位朋友问她:"逃跑了?准备去哪里?"她答:"不知道,想去看海。"此时,平行叙述里,丈夫马克照料着儿女,穿衣、吃饭,送他们上学。女儿认为妈妈去买东西,而儿子却说妈妈去跑步了。在随后的镜头里,克莱丝在一个酒吧,对人们这样说:"他(丈夫)什么都没做,连电话都没打。他会以为我只是离开一个星期,然后一个月、三个月、六个月。"她似乎接到女儿电话,女儿告诉她,她哪天回家,女儿会把厨房的门开着,不会让爸爸发现,而儿子哭着责怪爸爸:"你把妈妈赶走了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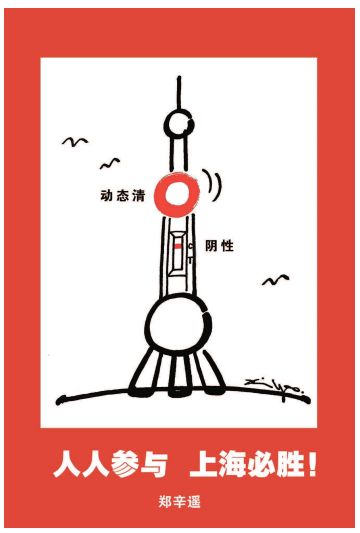
这很容易把我们引向女主家庭发生矛盾的俗套中去,事实上,这部电影,不是有着"开头、发展、高潮、结尾"的经典传统叙事,或者说,随着时间线索,一维线性向前发展,而是一部以空间拼贴和意识流动,营造一种亦真亦幻氛围的心理映像电影。在影片将近28分钟时,一切让我们觉得事出有因。克莱丝往雪地里跑,被守山人劝回,她给搜救人员出示丈夫和孩子的照片,搜救人员发回的信息是:由于雪崩,湖面被雪覆盖,只发现三个人的足迹,两个是小孩的。此时,我们才意识到,克莱丝的家人都遇难了,而从影片她几次自言自语"想象我离开""离开的人不是我""都是我想象的,只有这样,你们才会在我身边"中,我们恍然大悟:是丈夫和孩子永久地离开了她,所有关于他们的影像,都是她想象的,或者说,是由她再造的幻象。影片中,有克莱丝现实的镜头,有她的想象,还有她的回忆,比如,当她扒开车顶覆盖的雪,镜头出现她和丈夫相识时的情景,所有这一切,模糊了过去和现在、真实和虚幻的边界,构成电影混沌的特质,而这应该是导演所要追求的艺术效果。

这部有着复杂叙事的电影,有许多细节指引着我们,比如,"周五"这个时间点,影片多次提及。在克莱丝离家开车到小超市,朋友问她多久未开车,她说:"到这周五就两个月了。"马克总在问女儿:"周五你见到妈妈了吗?"周五,马克要带孩子们去游玩,克莱丝因工作走不开。搜救人员问克莱丝:"你最后一次联系到他们是什么时候?"克莱丝回答:"周五,晚上九点半左右,发了短信。"这是他们失踪或者说遇难的时间。

这是一部关于思念的电影,克莱丝去旅馆,哪怕一个人,也要找可以容纳四个人的大房;餐具也要摆放四套,引得老板娘一片惊讶。她跟踪着参加钢琴比赛面容像女儿的女生;在冰球场,她仿佛看到儿子在练球。电影最动人的场景是克莱丝和虚幻的丈夫对话。画面里,丈夫在指导孩子们做菜,画外音,是克莱丝的表白:"我在这儿,看看我,马克。我爱你,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。"她讲述着以前他们会做的一切事情:要给孩子们洗澡,准备好明天上学的衣服……

读碟

电影用贝多芬、肖邦、拉威尔、罗西尼等的古典音乐贯穿,具有一种抒情气质。在本质上,这是一部寓意摆脱痛苦的电影。开头和结尾,克莱丝两次玩翻照片游戏,都希望重新来过,第一次她带着怨恨离家出走,最后这次,她带上女儿的乐谱和全家合影,在悦耳的钢琴声中,开车远行,此时,她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

上海必胜 人人参与

(漫画) 郑辛遥

一首《清明》直到今

刘文方

又是清明时节,路上行人来去匆匆,多如这场纷纷细雨,每个人怀揣着如雨的思绪。

杏花早已落去,梨花正闹枝头,杏林深处已青翠一片,枝叶间透出几颗青杏。

去年,他孤身一人羁旅于此。因一场雨,他朝着一片红杏盛开隐隐约约露出一个酒旗的村落走去。杏林,酒旗,茅屋,微雨,那个既会沽酒,又能吟诗作画,吹拉弹唱的杏花姑娘,究竟是何出身,那壶陈年旧酿啊,多么地香醇,没喝多少就微醉了。

一年来,这一切温润并时刻冲击着他的心扉。寻寻觅觅,朦胧的雨雾罩住了村落。他是善于感动却又是专情的。生活中,所有的美好事物,一花一草一木,一山一水一景,美人的一羞一笑一颦。那年,湖州之行,偶遇了那个美丽的姑娘,感受了那份怦然心动,让他信誓旦旦许诺了十年之约。分别后,他一直想念着湖州,想念着那位女孩。

然造化弄人,十四年后,他才出任湖州刺史,却已超过十年之约四年了,她已嫁为人妇,有了两个孩子,感慨不已中,写下一首《叹花》诗:

自是寻春去校迟,不须惆怅怨芳时。

狂风落尽深红色,绿叶成阴子满枝。

让他感动的不止一次,张好好也是其中一位,但最终他爱的人都是镜花水月。张好好诗帖是他唯一存世的墨迹,以行草书于麻纸之上。据《宣和书谱》说,他行草气格雄健,与其文章相表里。当然,透过书法,后人可以想起他和张好好的故事。

柳笛声声,雾中骑水牛的牧童又慢慢走来。那个酒肆在哪?是自言自语,还是牧童听到了他的话语,一边吹着柳笛,一边向着远方指了指。

还是那个小牧童吗,还能喝到去年的那种陈酿吗,那个既会沽酒,又会吟诗作画的村姑究竟是何出身。

碧绿滴翠的小径,纷纷的行人,凝眸成古道边清明的雨。

依稀是柳絮天涯的春天,杜牧和他的《清明》,让人遐想了千年。

栗子与鲜花

俞孟嘉

在家中上网课,我总不自觉地想起黄昏时,校门附近暗黄路灯下的鲜花和糖炒栗子。同学们放学时刻,路灯下总有一个脸色黝黑的中年男人,戴着一副耳套,手中的铲子不停地在一口大铁锅中翻炒栗子。他从不吆喝,安静而忙碌地隐于炒栗子的热气之中。在离他约十步远的地方,有个中年女人,支了个卖花的小摊。我看不清她的脸,因为她的脸不是隐于围巾下,便是藏在车后。她也从不吆喝。

每次经过,我都能闻到栗子的香甜与鲜花那不明显的淡香。在粉色的晚霞之下,经过这普通的地摊,我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几分亲近和放松。坐在外公的电动车上,我常常有想买栗子吃的冲动。但学校门口,放学当口,人头攒动,停下来买个糖炒栗子似乎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因此,这个念头便一直未付诸行动。想着明天再买,却是明日复明日了。

后来放寒假了,我鲜去那条路,更别提买栗子了。每天我都想到那粉色晚霞下的栗子,便决心开学定要去买,不再犹豫。开学第一天,不知怎么,我竟满脑全是关于买栗子和栗子那喷香的味道。那日,我终于可以实现我的"执念"了。然而,粉色晚霞依归,鲜花淡香仍存,却少了大锅炒栗子的那种香味。我悻悻离开。此后的一月,我再也没有在那里看到炒栗子中年男子的身影,只有卖鲜花的女子依旧在那里,显得有些孤单。

如今疫情封闭已经多日,我不知道那位卖鲜花的女子是否也已经离开。我想,等正常复课了,我会去她那里买一捧鲜花。我想把它放在房间里,留住淡雅的花香。

把最阳光的剧目献给孩子们

黄豆豆

常有朋友或网友会问我:"豆豆,你会带你家孩子去剧院看演出吗?"面对这样的问题,我总是不假思索:"全家看演出,当然会!这是为孩子营造充满艺术氛围的成长环境,更是全家人难得的亲子时刻。"

什么样的演出不仅能让孩子观赏到不同的演出样式,还可以丰富他们对艺术的认知呢?我和妻子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已有75年历史的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。这里的儿童剧演出一直都剧目丰富、创作用心,表演中除了孩子们理解的人物对白外,还有好听好看的歌舞场面,童话般美好的舞台美术和灯光服装,最重要的一点——这里演出的儿童剧都具有积极正能量的核心内容,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和审美培养,具有阳光般的引领作用。

我常常回想,这家剧院的魅力来自哪里呢?还记得两年前,剧院的蔡金萍院长让我去为剧院的年度业务考核打分。那次经历让我对这家剧院的严谨作风和日常训练,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剧院在职演员的考核分成台词、声乐和舞蹈三大项目,仅我参与打分的舞蹈一项中,就包括:基础芭蕾、中国舞、现代舞、爵士舞,以及传统剑舞、长绸舞、戏曲枪舞。看着演员们在考场上挥汗如雨地舞蹈着、歌唱着,我不禁感慨:儿童剧演员们真不容易,要掌握这么多不同风格的舞蹈,要背得出大段的台词,还要在高强度的演出中载歌载舞。他们真棒!我内心为他们点赞!

在文艺界业内,衡量一个文艺院团在艺术管理上是否一流,很重要的一个方面,就是看一个文艺院团对复排剧目的质量把控。有的剧目在首演获得成功后,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主创团队的变更,剧目在随后一轮轮的复排演出中,艺术质量会不知不觉地减分打折。而在这一点上,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却带给了观众惊喜。

因为工作的原因,我妻子粟奕曾经在2014年和2016年,受邀担任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两部儿童剧的导演,《糖果去哪儿了》与《小布丁和大画笔》。这两部儿童剧常常会在剧院的年度演出季中复排上演。去年的演出季,我们一家在没有事先通知剧组的情况下,走进《小布丁和大画笔》复排演出的观众席。考虑到我妻子今年没有参加该剧的复排导演工作,而她又是一个在艺术上严谨苛刻的女导演,所以我提前给她打好了"预防针":"一会儿演出时,如果出现演员吃螺蛳、舞美配合不卡点,你可千万别去后台直接说啊。最好还是请蔡院长出面要求剧组调整提高。"可令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是,当天儿童剧《小布丁和大画笔》的首场复排演出,不但演员们的表演激情饱满、声光服化道配合到位,剧院还特意制作了一部分新的舞美装饰,使得整个舞台场景看起来比6年前的首演更漂亮。演出谢幕时,观众们大手小手连连鼓掌,有的小朋友对着爸爸妈妈说——下个礼拜还要来!

走出观众席,我看到蔡金萍院长正在剧院门口欢送小观众们离场,看着她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状态,再回想刚刚的演出,作为一名剧院的忠实观众,我明白了这家历史悠久的剧院为什么始终焕发着生命力,为什么成为一家孩子们二刷三刷的剧院?因为,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着,每一堂训练课、每一轮剧目排练、每一场演出,他们坚守着共同的责任和艺术目标——把最阳光的剧目献给孩子们!

十日谈

把最好的给孩子

责编:徐婉青

我特地采访了剧院几位早已离退休的老艺术家,他们是当年宋妈妈的孩子。

夜光杯